

卞之琳诗刊



村口那棵朴实的水杉

□顾伯冲

1
村口路旁那棵一抱粗的水杉树
棕黑色的树皮很粗糙,浑身皱皱巴巴
像似饱经风霜老人的皮肤
种树的人已经走了
他是否怀念人间,谁也无法知道
筚路蓝缕的足迹已被世俗的喧嚣
慢慢抹平
唯有这棵树还顽强地挺立在那里
就像他的一生的行事和品格
没有多彩的花秀,夺目的外表
却以挺拔的身躯向人们展示它
不同季节的厚道

2
春天,用它积蓄了一冬的力量
让犹如宝塔状的身躯爆出了嫩芽
有时侯优哉游哉地摆动着树枝
摇曳出了春之声的舞曲
更洋溢着一种对生活的知足
可因没有婀娜多姿的身材而受嘲讽
没有芬芳的花香而遇到鄙视
可它不屑一顾
孤零零地站在这里
任凭风吹雨打只为自己长大
争取多看看太阳,去摸摸云朵

3
夏天,用一把撑开的绿绒大伞挡住了
烈日的烤晒
知了为它演奏节奏均匀、
声韵和谐的合唱
天真烂漫孩童在它绿荫下嬉戏
跳绳、追跑、打闹,听老奶奶讲她
小时候的故事
劳作的人们享受着它带来的习习清凉
小村很难装下梦想的学子
像它一样吸足了生命的营养
在诗和远方的大地上绽开
如火如荼的信仰
而它依然是那样单纯
高兴地散发出自己天然の清香

4
秋天,用染红了的叶子画出
天女散花般的美丽
红得深邃厚重,红得大气磅礴
透着成熟之美的树枝在秋风中微微摇曳

为村口铺成了一条大自然
独有的红色景观
日出日落,经历了数十载沧桑岁月
工于心计的眼光总是打量着它的模样
瞬间锁住了冷若冰霜的脸庞
你可从不忧伤、从不烦恼
糙皮照样包容古今
老枝也能支撑天地

5
冬天,用光秃秃的身躯展示自己的风骨
干瘦又精神的枯树丫杈满了银花
如同臂膀一般伸展天际
保留冰雪清姿,凛冽正气
瑟缩的汉子早早地躲入被窝
而它像一位忠实的士兵注视着前方
不用点赞,也不要怜悯
寂寞地生活在单纯而又复杂的世界里
奋力突破时间和空间的束缚
坚信明年依然像绒伞、像宝塔、像一把
直插云霄的利剑

6
晨曦中、夕阳下
每当我路过朴实的水杉树下
总是对它注以深情的凝望
欣赏着它用高大挺拔勾勒出的自然风光
还有塔形的身姿透出的醇厚与倔强
不卑不亢地融入斑驳的时光
寒暑易节挺直身,从未学柳媚骚人
敦厚通透身内外,哪能屈膝作盆景
身姿挺拔向天穹,气势恢宏满目惹
虽无桃李花枝俏,一年四季韵无穷

7
记得三毛曾写下这样的诗
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
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详,
一半在风里飞扬
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
非常沉默、非常骄傲。
从不依靠、从不寻找
其实,村口那棵水杉正是这样
年复一年地刚直站在世俗的风中
不管多少个春夏和秋冬
一直用无声的语言在宣告
我虽然卑微,但我懂得什么叫智慧、
哪些最为高贵

榉榆树

□顾红新

你的故乡在远方,
小溪曾是你的故友、山坡是你的童年;
你曾去过富庶的花园,
你也见过城墙与荒滩。

我的故乡是江村,
岸是我的密友,意杨是我的雨伞;
走过了好多港汉河与盐碱地,
可我童年常常向往的是溪流与高山。

忽然,有一天,
你来到这,曾经的长江沙滩;
从此,与霓虹灯为邻,
可,你依然拥有溪流一般的清新、高山
一般的伟岸。

无论是迎着朝阳、披着晚霞,
任小虫低吟、小鸟呢喃,
我每天上下班,享受着你的墨绿,
小心骑行在与你咫尺的骑行道上。

我知道,在广袤的丛林中,
你的深沉、墨绿,无人与你比攀。
可你越过长江天堑后,
活得是否一样地舒坦?

有人好像在招摇着你,
你在C位,如被星星拱月般;
可我,一直想着积与橘的故事,
用自己的执着,爱护着你的灵魂与枝杆。

刻骨铭心“九一八”

□张国平

1931年9月18日
那一天,沈阳柳条湖哭了
圣洁、蜿蜒曲折的河流
被罪恶铸造的子弹洞穿而玷污
尸骸如山,满目哀鸿风雨泣
一场蓄谋的荒诞剧
让弱肉变成强者的食物

尘封了92个春秋的耻辱
总是在我心头咯血
狰狞面容、疹人刺刀

北大营的邪恶炮声
烧杀掠夺的暴行
扼杀了母亲的笑顔
成为我刻骨铭心的疼

硝烟远去,勿忘国殇
今天,当我再次俯身舔舐伤口
瞳仁里流出的是泪

是终身不敢忘却的怒
要使中华民族复兴莫懈怠
唯有吾辈当自强

故乡初秋

□蔡玉英

枯萎、腐烂的玉米秸秆
撑不起初秋桂冠
菱角已被咀嚼
残叶以凋零、惆怅的姿势
随秋风颠簸
所有疼痛都在心中溃烂

扁豆不服季节打压
任性托举起一串串紫色闪电
丝瓜还在流年里挣扎

顺着树林的方向
我看到了夏与秋重叠的背影
还有冬的裤兜

一树柿子成就了初秋最绚丽的辞
天空涨盈着蔚蓝
草,在原野中细数风声
匍匐在故乡的初秋
轻吟一支离殇
慢品浸入唇间的清寂



重返江家镇

□何伟华

前些日子,我回到老家海洪,重游了古镇——江家镇,再次零距离亲吻了家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造访了曾经让我欣慰、让我向往、让我梦牵魂绕的古镇老街,走访了街上我曾熟悉的许多旧街商铺和旧居院落。

解放前,江家镇老街一度成为海门县政府的所在地。记忆中,街道两旁全是青砖黛瓦、砖木结构的古典建筑。店铺毗邻、木楼林立、商业繁荣。商铺前宽大的拔廊雕梁画栋,店内高高的柜台让童年的我摸不到柜台。老街上赶集的、运货的、购物的和上学的人群一天到晚川流不息。

老街中间以一条宽大的竖河界分东西,这条河后称“海洪河”。当年居住在西街的大多为吃商品粮的居民,住在河东的普遍是种田吃粗粮的农民了。因此,东西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习惯,从事行业和劳动方式也就有了很大的差异。当年那摸不到头的竖河内,整天都有一艘艘满载货物的运输船南来北往、穿梭不断。在临街沿河的码头上,一个个搬运工赤裸着肩背,嘴里喊着高吭的号子,肩挑背驮着沉重的货物,一步步艰难地在码头上蠕动。河岸两边的梯形石阶一级级地延伸到河面,又向外搭建了一座座木架或石垒的小水桥,水桥上每天总有淘米、洗菜、洗衣、担水的人们在忙碌着。一群群悠然自得的鸭子在平静的水面上嬉水觅食。每到大热天,一群大人小孩在河内游泳嬉闹,溅起的水花与笑声混成一片,传得很远。

南北走向的河道上方,一座古桥连接老街东西,我们把它称为“大桥”。在我的记忆里,这“大桥”似乎是小镇的一个景点,也是休闲的好去处。每到夏天的傍晚,镇上的男女老少习惯于早早地端着凳子坐在桥面上占地盘。劳动了一天的人们或坐或站或蹲,在桥上纳凉、讲故事,慢慢地消磨闷热难熬的夏夜时光。站在桥头眺望,古镇沟河交织、石桥横跨、街巷纵横。弯弯曲曲、凹凸不平的石板街,高低错落,鳞次栉比的排门店铺一眼望不到尽头。

老街的古建筑群里,保留着许多百年老店、传统技艺和传统文化。在老街的西头北侧曾有石门牌坊的江家学堂,许多乡间学子从这里走出,努力改变着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学堂

东南侧是“木楼客栈”,客栈后院中央有座八角书亭,四周有木式结构、灰瓦盖顶的九曲长廊相围。客栈楼顶南侧设有阁楼,这阁楼与院内的书亭遥相呼应。阁楼与书亭都是会客聚友的好场所。曾记得父亲常与一帮结拜弟兄们在书亭和阁楼内饮酒赏月、吟诗唱戏,乐在其中。客栈对面是邮局,邮差们一天到晚分拣信件、发送电报、接转电话、递送邮包。与邮局相毗邻的是个老药店,店内一排排带有抽屉的药橱高高耸立。青瓷药罐整齐摆放,店铺内外药香飘逸。再往东便是有名吃之称的江家馆子店和消遣娱乐的说书场了。每天上午,常有三五成群的赶集老汉相约下馆子,各自从身上掏出一些小钱,要上一二斤米酒或黄酒外加一方盐豆腐及一小碟和尙豆等下酒小菜,细嚼慢咽,悠然自得地能在店内内聊上一两个时辰。

东街上,还保留着许多传统手工绝活和手工制品。记得在东桥头南侧转角有个铁铺,铺内出售的全都是手工打造的铁器。常见的有镰刀、铁锹、锄头及菜刀、铁锅、勺子等等。铁铺对面有个裁缝铺,铺内集聚了多位心灵手巧的裁缝师傅,一年四季地做着各种应季服饰。与我相邻的分别是竹铺、雕花铺、钟表店、秤店、鞋铺店。这些店铺的掌柜师傅们一个个手艺高超、身怀绝技。曾记得竹铺店里宋、袁二师傅制作的藤椅、竹椅、竹篾、竹篮等竹器具俨然就是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品。隔壁打秤的陈师傅手脚麻利、技术娴熟,把铜丝切割成一个小小铜点,分毫不差地镶嵌在秤杆刻度的芯眼里。鞋铺的掌柜是个忠厚老实、驼背拐脚的蔡师傅,在他的身边总是摆满了款式各异、大小不等、色彩不一的布鞋。与这些店铺相对的是个较大圆竹店,专门制作和修理木制的牛车、手推车、提桶、粪桶等农具以及橱柜、脚盆、马桶、木凳、小木盆等日用器具。

东街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家对面的集贸市场。每天清早,赶集的人流熙熙攘攘、人声鼎沸。集市上摆摊的,演技的应有尽有,让人应接不暇。集市主要以农贸为主,到处摆满了猪羊鸡鸭、瓜果蔬菜及江海沟河的鱼虾等鲜活产品。农民自制的芦席、草鞋、扫帚等农副产品也间杂其中。除此之外,还有磨剪刀、车

锭子、铜匠担及卖伤膏药、算命、卖糖的各种行当也随处可见。街头的一处处、一幕幕都鲜活在日常街市里。

当年我家就住在老街的东街上。小时候听爷爷奶奶讲,原本我家房子是有钱人家的旧居,是个占地甚大的大宅院,土改时我家分得了其中的一部分,院内曾有多户人家居住。老屋有前厅后院,临街是店面和居室,店铺后面曾有祠堂,东西两侧是厢房。庭院后侧有条竖沟,沟水洁净透明,沟面碧波荡漾。沟岸两侧古树参天,绿树成荫。庭院内由许多方正的厚石板铺就了回字形小径,径内的大青砖乌黑光洁。庭院中央有一口百年老井,井台上的青石圆滑光亮,井水清澈甘甜。这样的古镇院落不由得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的“百草园”。在这里,我度过了最美好的童年。

旧时的老街,宛若一幅幅质朴淡远的风情画,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深处。不管岁月流逝,时光消磨,它还是清新如故,犹在眼前。

转眼间,我离开家乡已有四十三个年头。这回重返老街古镇,明显地感到老街老了。老房子更显破旧。街上行人稀少,偶然见得一二个似曾相识的老街旧人在木然地四处张望。穿街而过的大河也明显地“瘦”了,狭窄得似一条民沟,水面自然没有记忆中的清澈、灵动。河上的“大桥”早已拆除,现已被一座无栏的水泥板小桥所替代。老街的冷落,老街的衰老,不免让人感到几分伤感。但转而放眼老街四周,新农村聚居区的民居美丽俊俏,又让人感受到农村的进步与发展。再回首街上的人们,生活富足,悠闲地在安平岁月里慢慢变老,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幸福吗?毕竟,时代潮流总是在推陈出新过程中刷新着历史的面貌。

蓦然回首,我竟然已经成了古镇的旧人,甚至淡成略显陌生的客人。童年的记忆、生活的往事,一切都似乎又变得模糊而又遥远。但无论我们走得多远,古镇永远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守望的精神家园,因为在这里曾演绎了无数感人而又生动的故事。但愿我们彼此能在往后的岁月里,能多一点对故乡人与事的关怀和牵挂,多一些对旧人的思念和交流,多一份对古镇老街的眷恋和怀念……

中秋往事

□陆漪

散射着洁白的光芒。同学们划着桨儿追逐嬉戏,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惊动了广寒宫里的嫦娥,月亮周围丝丝缕缕的云彩如她的秀发一般,飘逸起来,舞动起来……

看着这明媚的月光,我蓦然想起,母亲这个时候是在地里忙碌还是回家休息了呢?中秋节正是瓜果飘香、庄稼成熟,获取丰收果实的好时候,金黄的稻谷、雪白的棉花、火红的高粱纷纷召唤着人们去收割。在这皎皎明月下,母亲没有那么好的闲情逸致去品月饼、赏明月,也许她还在抢着收拾棉花还是在收割河边的鱼虾呢?上初中的时候,我还帮着家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现在只有母亲一人在劳作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再美的月光都无法冲淡我心里对家里的思念和牵挂。

到了国庆节,我迫不及待地买了车票回了家,地里很多庄稼收得差不多了,只有落花生还

没有全部收完。我主动和母亲一起去挖花生。吃晚饭时,母亲拿出几个包装简陋的月饼递给我,说:“中秋节那天多好的明月,我正抢着收拾棉花,晒干后卖给了棉花收购部,这次你回来,我就买点肉菜、月饼犒劳你们姐妹俩,节后便宜点,但是味道是一样的。”

我听了频频点头,看着母亲皴裂的双手,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我咬了一口月饼,外皮脆脆的,馅儿甜甜的,真的好吃,我大口大口地吃着,母亲嗔怪道:“没人和你抢着吃,慢点吃啊。”后来,月饼的种类越来越丰富了,但我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么好吃的月饼。

“一生几度中秋?中秋几回明月?”那圆圆的明月,叩开了我记忆的门扉,与亲人共度佳节,共享一轮圆月和一块月饼的温情和感动在我的心中生生不息地蔓延开来了……

第二个生命

□陆科亦

到鱼。等待太阳落到西山,天边只剩一圈晚霞,人站起来,拍拍裤子,看看自己放鱼的桶。扛着鱼竿,往家里走去。

大人是不允许小孩独自走到河边的。常常对孩子说,这河里有河鬼,你要是不听话就把你抓去吃掉。但还是有调皮的孩子总是不听大人的话。总是要悄悄去河边看一看。总幻想着自己是孙悟空,把那河鬼给消灭掉。

夏天的河流是最为热烈的。不知道从哪里冒出的荷花,开得热烈而灿烂,一群鱼躲在荷叶下。悠悠悠悠地游动。水草似乎也厌烦着火热的太阳,缩在水中。知了的鸣叫为沉闷的夏天带来一丝活跃。

土地

土地是最养人的。我曾跟着外祖父一起下地。除草,翻地,播种……

田间有一条窄路,田的边上是一条水渠。水渠是什么时候开通的已不得而知。水渠的边上长着许多芦苇。玉米、麦子、大豆、芝麻……在田里生长,收获。一棵柿子树,在田中央长了起来。长的不算高,秋天的时候,孩童每天都会

看一遍树上有没有红彤彤的果子。果子一红,孩童会抢着把柿子摘下来,用衣袖擦一擦柿子。大口吃掉。

玉米长的很高,叶子很密。小孩一钻进去很难看见。只能听见欢呼的声音。八月下旬,大人就会摘玉米。摘好的玉米要用机器脱粒。种得多的人家,要脱一个晚上。场面盛大。小孩会站在玉米粒上面。跳跃着,欢呼着。

村落

村落依附着河流而建。从高处看,就像一个个珍珠散落在大地深处。我漫步在青石板小径上,看着一个个房子,远处传来狗吠鸟鸣。

我曾经翻阅古卷寻找村落的渊源,看着古籍,似乎一知半解,它那么古老、久远、厚重、深阔,我又怎能读得懂!

从简单的土堆到庭院,从粗犷到和谐,从粗俗到文明,一代又一代人在这边不停地耕种,劳作。脚下的土地,孕育着生命的种子,遗传着生命的基因。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古老的村落,就是我的第二个生命!